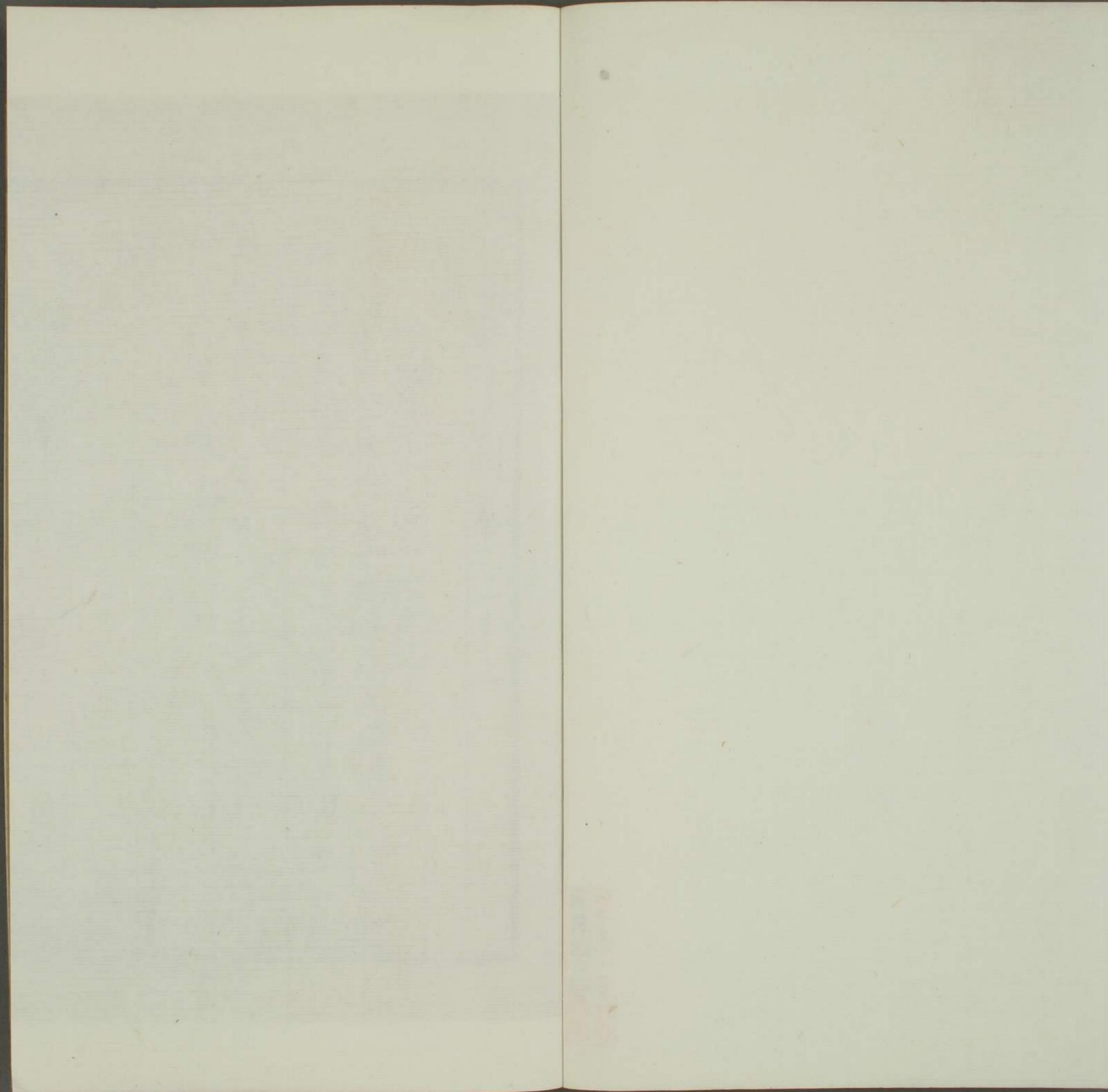


特別
18
3412
18



門 18
號 3412
卷 18

昭和五年一月十日
近藤潤治郎
贈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三

閑適

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作

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
滅除昏疑盡領畧入精要澄慮觀此身因得通寂照
朗悟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幸逢禪居人酌玉坐相召
彼我俱若喪雲山豈殊調清風生虛空明月見談笑

怡然青蓮宮水願恣遊眺

齊賢曰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曰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注我曰志
矣謝靈運七里灘詩誰謂古今殊異出可同調注謂音聲之和士贊
曰莊子曰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
知之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此言人之幻身由地水火風四大假
合而成也虛皇四十九章經云子知悉人不能悉身地水火風假合
四大凝土為器托炬火中而得堅固子身猶器法猶炬火能擇子身
成不壞質維摩詰經云是身無我為如火是身無壽為如風是身無
作風力以轉楞嚴經佛問圓通文殊師利法王子說偈對辨曰淨極
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又曰世尊問維

摩詰汝欲見如來為以何等觀如來乎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室相觀
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又明相菩薩
曰種異空種異為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
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不二法門又維摩詰曰法無有人前
後際斷故玉皇本行經曰忍辱修行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號曰清
淨自然覺王如來教諸菩薩劉玄休詩玉宇來清風楞嚴經云風性
無休若生虛空汝衣不動何因無拂空性常住風雁常生若無風時
虛空當滅若有生滅不名虛空名為虛空云何風出虛空寂然不參
流動如來藏中性空真風清淨本然周徧法界潘岳詩虛空寂然不參
維摩經偈曰目淨脩廣如青蓮心淨已度禪定楞嚴經縱觀如來青
蓮花

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丘

尋幽無前期乘興不覺遠蒼崖渺難涉白日忽欲晚
未窮三四山已歷千萬轉寂寂聞猿愁行行見雲收
高松來好月空谷宜清秋溪深古雪在石斷寒泉流
峰巒秀中天登眺不可盡丹丘遙相呼顧我忽而哂
遂造窮谷間始知靜者閑留歡達永夜清曉方言還

齊賢曰王子猷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王粲詩白日忽已曛論語夫
子何哂由也王贊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班固西都賦
樹中天之華闕翰曰
中天言高及天半

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

翛然金園賞遠近含晴光樓臺成海氣草木皆天香
忽逢青雲士共解丹霞裳水退池上熱風生松下涼
吞討破萬象褰窺臨衆芳而我遺有漏與君用無方
心垢都已滅永言題禪房

齊賢曰晉志海傍樓臺成樓臺者
雲之士見前梁武帝與達磨曰朕
造寺寫經度僧有何功德對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
雖有非實繫辭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王贊曰莊子曰古之真人翛然
而往翛然而來黃庭經云黃庭內人服錦衣紫霞飛裙雲衣羅衣靈
經云靈曜君衣青錦丹裳釋藏經命字函第二卷起信論問曰諸佛
無邊方便能於十方利益衆生何故衆生常不見佛或觀神變或聞
說法答曰如來實有如是方便但要衆生其心清淨乃為現身如鏡
有垢色像不現垢除則現衆生亦爾心未離垢
法身不現垢離則現何故祖詩永言寫情慮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昨日東樓醉一作作還應一作歸來倒接籬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王贊曰山簡倒着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陶令八十日長歌歸去來故人建昌宰借問幾時迴風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為君開

齊賢曰陶潛為彭澤令在官八十日見歸去來辭序唐建昌縣隸洪州豫章郡

月下獨酌四首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齊賢曰南史謝謙不安交接門無雜實有時獨醉曰入五室者但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傷憐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詩曰行樂當及時王贊曰家語孔子之郊遭程子於途願蓋而語終

日甚相親長門賦交得意而相親莊子人有畏影而走者走愈疾而影不離身曹植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謝靈運詩清波時凌亂鮑照舞鶴賦輕跡凌亂浮雲交橫漢書傳陸賈謂陳平曰君何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又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袁淑詩交權他陽下林康詩旨酒盈樽莫與交權謝靈運詩聚散成分離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之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其二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後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齊賢曰晉志軒轅右角南三星曰星守酒旗天下大醜有酒肉財物賜漢武太初元年開酒泉郡師古曰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魏徐邈醉酒曰中聖人太祖怒鮮于輔曰平時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獨者為賢人耳王贊曰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晉書孟嘉為桓溫長史好酣飲溫曰酒有

何好而卿嗜之嘉答
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其三

三月咸陽城一作時千花畫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徑

須飲窮通與脩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

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

為甚齊賢曰唐京兆府咸陽郡秦之故都莊子齊物篇方生方死方

死方生注曰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王贊曰莊子孔子曰君子通於道謂之通窮於道謂之窮子真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王羲之蘭亭序曰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又曰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莊子今一以天地為大鑪造化為大冶列子楊朱曰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賤齊莊子致命尽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老子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亦何患後漢東平王蒼曰為善取樂

其四

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

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粟卧首陽屢空飢顏回

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

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齊賢曰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酒聖見

上史記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論語回也其庶幾乎屢空張翰曰使我有後世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畢卓嘗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足了一生矣金液見前王贊曰史高祖紀曰樂飲極醺應瑒詩樂飲不知疲古詩虛名復何益謝靈運詩安用虛名揚古詩不如飲美酒被服絢與素

春歸終南山松龍舊隱

我來南山陽事事不異昔却尋溪中水還望巖下石

薔薇綠東牕女蘿遠北壁別來能幾日草木長數尺

且復命酒樽獨酌陶永夕齊賢曰南山終南山也陶潛詩我

與女蘿子孟夫子來幾日矣晉書王敦與導書曰大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謝惠連詩漾舟陶嘉月爾雅曰陶喜也王贊曰陶潛詩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詩云以永今夕

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

醉來脫寶劍旅憇高堂眠中夜忽驚覺起立明燈前
開軒聊直望曉雲河冰壯哀哀歌苦寒鬱鬱獨惆悵
傳說版築臣李斯鷹犬人歛起匡社稷寧復長艱辛
而我胡為者嘆息龍門下富貴未可期殷憂向誰寫
去去淚滿襟舉聲梁甫吟青雲當自致何必求知音

齊賢曰魏武帝苦寒行曰悲彼東山詩悠二使我哀說命曰說築傳
岩之野李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爾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後
狡兔豈可得哉唐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山東抵天津陸機詩齊儻
梁甫吟唐兗州乾封縣有梁父山梁父城諸葛亮好為梁父吟見前
須賈謂范雎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王贊曰史記陸賈寶
劍價直千金詩云哀哀父母後漢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之用表
紹徽劉豫州曰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陶潛辭
曰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謝惠連詩曰去去彌情遲陸雲詩曰知
音世所希

尋山僧不遇作 金陵

石徑入丹壑松門閉青苔閑階有鳥跡禪室無人開
窺牕見白拂挂壁生塵埃使我空歎息欲去仍徘徊
香雲徧山起花雨從天來已有空樂好况聞青猿哀
了然絕世事此地方悠哉齊賢曰謝靈運詩牽葉入松門建
康圖經梁武時有僧講經于長干
山天雨寶花今有雨花臺謝眺詩懷古信悠哉王贊曰北山移文石
空荒涼徒延行鮑照詩妍容逐丹壑別賦春宮闕此青苔色陶潛詩
貌與世相絕毛
詩於乎悠哉

過汪氏別業二首

遊山誰可遊子明與浮丘疊嶺礙河漢連峯橫斗牛
汪生面北阜池館清且幽我來感意氣槌包列珍羞
掃石待歸月開池漲寒流酒酣益爽氣為樂不知秋

齊賢曰陵陽寶子明與浮丘公也晉志宣城郡隆陽縣乃仙人陵陽
寶子明所居又黃山圖經云黃帝與浮丘仙人煉丹於此南都賦珍
羞琅玕王贊曰東漢書蔡邕傳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謝靈
運詩寒流自清淺史高祖紀酒酣應劭注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

治也晉王徽之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秦嘉答婦詩為樂常苦晚陸機詩為樂常苦晏應瑒詩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秋者成功將成之時也士有志而不遇功業未建年已蹉跎往往感之而悲自古及今莫不皆然此則為樂之極不知老之將至忘其悲秋之思故曰不知秋也

其二

疇昔未識君知君好賢才隨山起館宇鑿石營池臺

星一作火五月中景風從南來數枝石榴發一丈荷

花開恨不當此時相過醉金壘我行值木落月苦清

後哀永夜達五更吳飲送瓊杯酒酣欲起舞四坐歌

相催日出遠海明軒車且徘徊更遊龍潭去枕石拂

莓苔齊賢曰檀弓曰疇昔之夜克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

游館引渠水疏砌渠中植蓮大如蓋枝高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

畫捲一並四蓮叢生名夜舒荷蜀都賦木落南翔宋玉招魂吳飲蔡

謠奏大呂伊訓注樂酒曰酣楊惲曰奮袂低昂頗足起舞晉孫楚欲

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傲石枕流王贊曰堯典注曰夏

言星火獨指房心晉國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人注曰自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史律書曰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惟南子曰距夏至則景風至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樂賓紀節景風扇物毛詩凱風自南吹彼棘心疏曰風性樂養萬物從南方而來故樂夏之長養毛詩我姑酌彼金壘任彦升撰齊竟陵王行狀曰清遠與畫人爭旦謝靈運詩永夜繫白日陸機詩四坐咸同志莊子曰出於東方樂府名登高丘而望遠海古詩軒車來何遲鮑照詩留連徘徊不忍散孫綽天台賦云踐莓苔之滑石

待酒不至

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山花向我笑正好銜杯時

晚酌東櫺下流鶯復在茲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

齊賢曰鮑照詩清如玉壺水秦王曰玉壺以求其所以盛酒德頌銜杯酌醪沈休文詩流嬰復滿林士贊曰禮記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

書念茲在茲張茂先詩佳人不在茲醉客事見前

獨酌

春草如有意羅生玉堂陰東風吹愁來白髮坐相侵

獨酌勸孤影閑歌面芳林長松爾何知一作本蕭瑟

為誰吟手舞石上月膝橫花間琴過此一壺外悠悠

一本云春草變綠野新鶯有佳音落日不盡歡恐為愁所

舞石上月膝橫花下琴過此一壺外悠悠非我心齊賢曰僕文翁為

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鳳帝時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

一室詩大序曰不知手之舞之淵明詩揮杯勸孤影又過此何所須

王贊曰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史三王世家曰字之上下簡之參差

長短皆有意楚詞秋蘭兮蕙蕪羅生兮堂下

又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悠悠我心

意如之

友人會宿

滌蕩千古愁留連百壺飲良宵宜清談皓月未能寢

醉來卧空山天地即衾枕王贊曰古詩滌滌放情志何為自

鮑照詩留連徘徊不忍散劉楨詩清談同曰夕謝莊月賦情舒軫而

何託翹皓月而長歌此詩太白蓋用劉伶酒德頌幕天席地縱意所

春日獨酌二首

東風扇淑氣水木榮春暉白日照綠草落花散且飛

孤雲還空山衆鳥各已歸彼物皆有託吾生獨無依

對此石上月長醉歌芳菲齊賢曰陸機詩願以春暉陶潛詩

愛吾廬葺詞芳菲非其彌章王贊曰陶潛詩春風扇微和陸機詩淑

氣有時頌又蕙草饒淑氣左思詩皓天舒白日莊子曰吾生也有涯

其二

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間思對一壺酒澹然萬事閑

橫琴倚高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還

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顏齊賢曰陸機詩輕舉乘紫霞謝靈運

詩執君手把君酒曹植詩光景不可攀沈約詩宿昔減容儀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羅浮麻姑臺此去或未返

遇君蓬池隱就我石上飯空言不成歡強笑惜日晚

綠水向鴈門黃雲蔽龍山歎息兩客鳥徘徊吳越間

時於落星石上以紫綺裘換酒為歡

共語一執手留連夜將父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
酒來笑復歌興酣樂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柰愁何
明晨掛帆席離恨滿滄波齊賢曰羅浮山麻姑壇事見前唐
蓬池蓬山郡治蓬池縣唐代州
門縣有謝靈運詩風悲黃雲起淮南子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鮑照
詩千里度龍山古詩紫綺為上襦謝靈運曰賞心樂事海賦維長綸
掛帆席王贊曰詩云執子之手晉書羅遵生謂兄企生曰作如此分
離何可不執手鮑明遠詩徘徊留連不忍散沈約詩清光信悠悠

月夜聽盧子順彈琴

閑坐夜明月幽人彈素琴忽聞悲風調宛若寒松吟
白雪亂纖手綠水清虛心鍾期久已沒世上無知音
齊賢曰易云幽人貞吉陶潛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絃寂夜琴賦初
涉綠水終奏清徵又揚白雪發清角列子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鍾
子期死伯牙斲琴絕絃終身不
不復鼓琴以為無足與鼓琴者

清溪半夜聞笛

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情一作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

關聲

一作情齊賢曰馬融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梅花
引曲名士贊曰隴頭水事見一卷玉關事見二卷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

父卧青

一作名

山雲遂為青

一作名

山客山深雲更好賞

弄終日夕月銜樓閣峯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
趣非外惜颺啼挂方秋風滅籟歸寂緬思洪厓術欲
往滄海隔雲車來何遲撫已空嘆息齊賢曰南都賦注
大如掖內翼若蝙蝠
聲如人號北山移文秋挂遣風莊子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而使其自已也西京賦洪厓立而指麾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其
子度曰與博者為誰曰是洪厓先生郭景純詩右拍洪厓肩王贊曰
江淹詩素心正如此又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陸機詩客心非外
將春秋命晉序曰人皇乘雲車出谷口博物志曰漢武帝好道七月
七日王母乘紫雲車而來曹植洛神賦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
齋古詩軒車來何遲陶潛詩
撫已有深懷又歌竟長嘆息

夏日山中

嬾搖白羽扇裸體青林中脫巾掛石壁露頂洒松風

齊賢曰晉陳敏之逆顧榮以白羽扇揮之眾皆潰敏走追獲之江乘南史陶弘景好松風士贊曰顧延之詩脫巾千里外晉書胡毋輔之與謝靈運故畀卓羊曼極尋阮字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光逸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耳必我孟祖也嗚呼

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齊賢曰陶潛貴賤造之有酒輒設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王贊曰

春日醉起言志

與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卧前楹覺來眩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齊賢曰淵明歸去來辭時庭柯以怡顏沈約詩流鶯復浦林于贊曰莊子曰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又子犁曰夫大塊載我以形

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也楞伽經偈曰素離於常出間恒如夢又八威龍文之章曰全汝形抱汝生毋使汝思慮營營思慮營營則忘汝形勞汝生陶潛詩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唐長孫順德坐累為民太宗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遣使視順德方頽然醉遂召為澤州刺史張景陽詩借問此何時李陵詩對酒不能酬魏武帝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淵明詩杯盡壺自傾楚詞臨風况兮浩歌謝莊月賦期浩月而長歌公孫尼子曰衆人役物而忘情郭象論曰忘情於無有之域沈約詩歎息獨何為太白此詩擬陶之作也

廬山東林寺夜懷

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關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

齊賢曰青蓮宇梵宮也毛詩在城關兮廬山寺及東林虎溪事並見前繫辭曰寂然不動王贊曰楞嚴經曰縱觀如來青蓮花眼亦在佛面謝靈運詩且申獨任意曹植詩顧盼戀城關楞嚴經佛告阿難汝

見前維摩詰經曰舍利佛言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佛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是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

事是為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不顯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又曰阿那律言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楞嚴經云如來說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又云汝與眾生亦復如是實覺真心各各圓滿又云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相此想不真故有輪轉釋藏經十六祖羅睺羅見僧伽難入定方起尊者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全體常寂此用沒字易入字以叶韻云

尋雍尊師隱居

羣峭碧摩天逍遙不記年
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
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

齊賢曰青牛花葉上青蟲也有兩角如蝸牛故云鶴經曰鶴陽鳥十
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十六百年形定色白王贊曰鳥生八九子詩
黃鶴摩天極高飛魏文帝詩
脩條摩蒼天毛詩於焉逍遙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
黃鶴樓中吹玉

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齊賢曰限賦曰遷客海上黃鶴樓見前
樂府解題曰梅花落笛中曲也自宋鮑
照以下常為之王贊曰東漢王景傳曰長安
者老皆動懷土之心莫不著然佇立西望

對酒

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
傾花向我開
流鶯啼碧樹明月窺金壘
昨日朱顏子今日白髮催
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蘇臺
自古帝王宅城闕閉黃埃
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

齊賢曰左傳見子產如舊相識晉
載記石虎篡立作大武殿於襄國
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四步以紋石下穿伏室置
衛十五伯人以漆灌瓦金鑑銀楹珠簾玉壁殿上施白玉床流蘇帳
為金蓮花以冠帳頂漢伍被傳曰昔子胥諫吳王不用乃曰臣今
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阮籍詩梁王安在哉王贊曰江淹詩碧樹先
秋落詩云我姑酌彼金壘謝靈運詩未厭青春好已觀朱顏移戚戚
感物嘆星星白髮垂曹植詩壯哉帝王居顏延年詩城闕生雲煙淮
南子黃泉之埃上為黃雲古詩不
如飲美酒鮑照詩餘人安在哉

醉題王漢陽廳

我似鷓鴣鳥南遷嬾北飛時尋漢陽令取醉月中歸

齊賢曰廣志云鷓鴣以雉沮南不北向揚字交州異物志鳥象雌雄名鷓鴣其志懷南不思北徂漢陽縣在大別山之西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

地白風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
浪撫一張琴虛裁五株柳空負頭上巾吾於爾何有

王贊曰南史垣崇傳自可拍手笑殺陶潛詩且進杯中物論語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餘悉襲括陶潛傳語詳見前

獨坐敬亭山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齊賢曰陶潛詩孤雲獨無依又衆鳥欲有託又衆鳥相與飛敬亭山見前注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齊賢曰日入曰暝歸去來辭曰鳥倦飛而知還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
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峯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齊賢曰謝靈運詩停策倚茂松王贊曰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曰左右青靄表裏紫霄郭璞詩嶺猿挹飛泉陸機詩飛泉漱鳴玉

秋日與張少府楚城韋公藏書高齋作

日下空亭暮城荒古跡餘地形連海盡天影落江虛
舊賞人雖隔新知樂未疎彩雲思作賦丹壁間藏書
揜擁隨流葉萍開出水魚夕來秋興滿回首意何如

齊賢曰楚詞樂莫樂兮新相知說文揜水中浮木潘安仁有秋興賦上贊曰江淹賦曰日下景而況彩陸機嘆逝賦改城闕之丘荒荀卿雲賦五彩滿而成文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性因焉

懷思

秋夜獨坐懷故山

去長安後

小隱慕安石遠遊學屈平天書訪江海雲卧起咸京
入侍瑤池宴出陪玉輦行誇胡新賦作諫獵短書成

但奉紫霄顧非邀青史名齊賢曰王康琚詩小隱隱陵數大

朝命及登台輔常有東山之志屈原名平依遠遊云悲時俗之迫泥
兮願輕舉而遠遊咸京咸陽也列子穆王觴王母于瑤池之上籍田
賦曰天子御玉輦長揚賦序曰上將太誇胡人以多禽獸農民不得
收飲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揚賦以諷司馬相如傳時天子方好自擊
能豕豕擊獸相如因上疏諫上善之梁簡文賦升紫霄之冊地掛玉
殿之金鋪田贊曰晉書隱逸傳序古先智士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
聲江海之上卷亦囂塵之表鮑照詩雲則卷天行江
淹雜三言訪道經曰巡青史之殘諾覽宋管之遺冊莊周空說

劍墨翟取論兵拙薄遂踈絕歸閑事耦耕顧無蒼生

望空愛紫芝榮寒落暝霞色微茫舊壑情秋山綠蘿

月今夕為誰明齊賢曰莊子有說劍篇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

得宋而後攻之乎王曰不必得宋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楚王必傷義
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以攻宋曷為弗取墨
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班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
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轅不攻宋論語長沮桀溺耦而

耕晉書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郭夔詩綠蘿結高
林士贊曰列仙傳四皓歌曰擘擘紫芝可以療飢

憶崔郎中宗之遊南陽遺吾孔子琴撫之潛
然感舊

昔在南陽城唯食獨山蕨憶與崔宗之白水弄素月

時過菊潭上縱酒無休歇泛此黃金花頽然清歌發

一朝摧玉樹生死殊飄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歿

誰傳廣陵散但哭邱山骨泉戶何時明長掃狐兔窟

齊賢曰唐鄧州南陽郡寰宇記金陵漂水縣有獨山在縣東十里不
與羣山連白水邑名見前盛弘之荊州記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水
極其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歲世說庾文康立何揚州臨葬
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王子敬死子敬入坐靈牀取子
敬琴彈絃既不調斂地云子敬入琴俱亡嵇康將刑東市顧曰影索
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廣陵散於今絕矣郭
緣生述征記洛陽北印嶺廢地長阜自滎陽山連嶺脩巨至子東垣
張孟陽詩孤也盜其中士贊曰漢書齊田管傳田橫縱酒師古曰縱
放也放意而飲酒陶潛詩清歌發新聲莊子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
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又曰死生命也其有旦夜

之常天也陸機嘆逝賦時飄忽而不再老晚晚而將及

憶東山二首

不向東山久 昔微幾度花 白雲還自散 明月落誰家

王績曰陶潛詩蓋微葉已抽毛詩英英白雲云

其二

我今携謝妓 長嘯絕人群 欲報東山客 開關掃白雲

齊賢曰謝安携妓東山事見前王績曰魏氏春秋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對隱者蘇門生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顏延之詩長嘯若懷人

望月有懷

清泉映踈松 不知幾千古 寒月搖清波 流光入牕戶

對此空長吟 思君意何深 無因見安道 興盡愁人心

齊賢曰晉書王子猷訪戴安道與畫而返事見前王績曰曹植詩流光正徘徊洛神賦超長吟以水慕兮聲哀厲而彌長又詩離思一何

梁魏文帝詩憂來思君不敢忘

對酒憶賀監二首 并序

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

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悵然有懷而作是詩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

昔好杯中物翻一作為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

沾巾齊賢曰唐書賀知章字季真與陸象先善象先日季真清談

晚節放誕自號四明狂客王績曰陶潛詩且進杯中物陸機詩昔為七尺軀今成衣與塵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 敕賜鏡湖水為君臺沼榮

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 念此杳如夢淒然傷我情

齊賢曰四明山見前賀知章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夕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

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曾子為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晉王羲之傳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為寫道德經孟子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王贊曰莊子云客懷然變容

重憶一首

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
齊賢曰知章越州會稽郡人其敬墓碑曰予嘗過當塗訪翰林舊宅於浮圖寺化城之僧得翰林自寫訪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味之不足重之為寶

春帶沅湘有懷山中

沅湘春色還風暖煙草綠古之傷心人於此腸斷續
予非懷沙客但美採菱曲所願歸東山寸心於此足
齊賢曰屈原懷沙賦浩浩沅湘兮分流江淹別賦行子物斷百感悽愴張景陽七命曰榜人奏采菱之歌王贊曰東山在會稽事見前沈約詩云寸心於此足

落日憶山中

雨後煙景綠晴天散餘霞東風隨春歸發我枝上花
花落時欲暮見此令人嗟願遊名山去學道飛丹砂
齊賢曰謝朓詩餘霞散成綺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山王贊曰鮑照詩紅顏零落感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丹砂見前註

憶秋浦桃花舊遊時窺夜郎

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沒搖蕩女羅枝半搖青天月
不知舊行徑初拳幾枝蔽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
齊賢曰太白有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毛詩焉與女羅又言采其麻唐夜郎縣隸溱州王贊曰桃花水見前鮑照詞云搖蕩春風媚春日又絲淚毀金骨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三

